

汉译经典

FICHTE'S BRIEFE

行动的哲学

〔德国〕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 著

洪汉鼎 倪梁康 译



译林出版社

汉译经典

〔德国〕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 著
洪汉鼎 倪梁康 译

行动的哲学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动的哲学 / (德) 费希特著; 洪汉鼎, 倪梁康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10

(汉译经典)

ISBN 978-7-5447-5004-2

I. ①行… II. ①费… ②洪… ③倪… III. ①费希特, J.G.
(1762~1814) — 书信集 IV. ①B51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08554号

- 书 名 行动的哲学
作 者 [德国] 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
译 者 洪汉鼎 倪梁康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段颖龙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26.25
字 数 285千字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004-2
定 价 79.6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引 言

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生于一七六二年，这一年正值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出版，这本书可以看作费希特人生旅途开始的标志。在《社会契约论》的民主思想的启发下，费希特后来一直作为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生活着、思想着和战斗着。当他开始要求公开发言时，法国革命正好达到了高潮，他衷心希望这场革命能在欧洲取得巨大的优势，促使各个封建国家特别是德国实行某种变革。他死于一八一四年，这一年正是全欧洲抗击法国侵略者的自由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他曾作为一位热情的爱国主义者，积极参加了反拿破仑的自卫战争。临终前听说普鲁士大元帅布吕席越过莱茵河的消息，他带着胜利的喜悦，欣然离开了人世。

这是一个短暂的人生旅途，只有五十二年，然而费希特却在人世间留下了他不仅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而且作为热情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所战斗过和活动过的坚实足迹。

他来到这个世界时，周围的土壤“只不过是一堆粪堆”，一堆正在腐烂和解体的垃圾，“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

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①。他作为一个农村小手工业者的儿子，从小饱受贫困和饥饿折磨，要不是一次偶然的侥幸事件，他可能终身不得进入大学之门。但即使这样，贫困之神却未离他的左右，“这骨瘦嶙嶙的保姆一直成为他终身可靠的伴侣”^②。他为了求生存，每天都要同面包、衣着，同各种各样的困难进行不断的斗争。但是，他并没有被艰辛的生活所压倒，更没有因出身低贱而自卑，他对自己出身于平民始终保持一种骄傲的意识，正如他所说的：“在德国，人类的一切进步都是来自平民。”^③他对贵族王公极端蔑视，认为社会的一切罪恶都来自贵族王公的骄横和腐败，他把他那时代的最典型的特征描述为人们敢于大胆谴责王公大臣，即使他是得到魏玛宫廷一位公爵的扶植才得以去耶拿担任教授，他也只把他的敬重说成是“针对他这个人而言的，而不是针对他的王公大臣身份而言的”^④。他绝不幻想德国会有一位国王或君主给《知识学》的作者一笔恩俸，“因为他们将发现知识学的原则不会落入他们的圈套”，而且，“即使有人提供一笔恩俸，他也绝不会接受”^⑤。在他临死前一年，当普鲁士国王颁发《告国民诏书》不久，他还写下这样一句话：“除非铲除掉各个封建王公，否则德意志民族便根

① 恩格斯：《德国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1957年，第2卷，第633—634页。

② 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20页。

③ 《费希特著作选集》，F. 梅迪库斯编，莱比锡，1911年，第1卷，第1页。

④ 《费希特书信选》，曼·布尔编，莱比锡，1961年，第92页。以下凡不注明版本，均指此版本。

⑤ 同上书，第112页。

本不能诞生。”^①

他也要为自己能处于这样一个时代而感到幸运，因为正是在这样一个腐烂的时代，邻近的法国爆发了一场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伟大革命，向人类描绘了一幅“关于人权与人类价值这些伟大字眼的瑰丽画面”^②，同时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腐烂的时代，在他的祖国即德国的哲学界里发生了一场伟大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正是由于这场哲学革命，人的意识或理性不再像太阳围绕地球旋转那样地围绕着现象世界旋转，而是相反，现象世界在围绕着人的意识或理性旋转，理性一下子登上了人类历史的最高宝座。实践的革命和精神的革命使费希特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找到了自己真正的职责和神圣的使命，这就是，他要以法国革命所唤醒的积极主动精神发挥康德哲学的实践理性学说，使哲学真正成为人类改造自身和客观世界的伟大力量。

在初次登上哲学舞台不久，他就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德国文化的最前列，以致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这位浪漫派的文艺批评家把他的《知识学》与法国革命、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相提并论，并认为它们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的倾向”。初看起来，这种联系似乎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威廉·迈斯特》看作是德国文学中古典人道主义的代表作，而把费希特的《知识学》理解为那场广泛的唯心辩证法思想的整个运动——这个运动通常被人们称之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的话，那么这两

① 《费希特全集》，I.H.费希特编，1971年，德文重印版，第4卷，第414—415页。

② 同上书，第6卷，第39页。

部著作在精神上确实能与政治实践上的法国革命相媲美。在费希特的《知识学》里，法国革命那种勇于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大无畏精神得到了最高的体现，他的“自我”就是法国革命所唤醒的对现存一切实行变革的火一般的行动渴望。费希特曾经断言，法国民族已经通过革命使人们挣脱了外在的锁链，而他的哲学则要把人们从“自在之物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他说：“行动！行动！这就是我们生存的目的。”^①他试图通过他的《知识学》里那个顽强的不屈不挠的能动自我去向人类呼吁行动，改变世界。

费希特的整个生活和著作充满了资产阶级革命理想。可是，这种理想是在德国社会经济发展极为落后的阶段上提出的，因此这种理想在费希特那里不可避免地采取了一种抽象的高超形式，正如它在德国古典人道主义，特别是在德国古典哲学里所典型地表现出的那样。鉴于同样的理由，他的社会政治理论明显地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但是在费希特这里，这种理想也并不完全停留在抽象思辨的领域，他还要在具体的社会实践领域实现这一理想，他不满足于资产阶级宪法和法律制度那种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他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靠他的劳动而生活”^②，“不劳动者不得食”^③。他看到贫困的问题，他把要求工作和面包的权利视作“理性王国”的主要任务，他从理性的国家观出发，强调“自己生活也让别人生活”^④的原则，他力求国家能按照公民的劳动进行合理的分配，

①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2页。

② 《费希特全集》，I. H. 费希特编，1971年，德文重印版，第3卷，第213页。

③ 同上书，第6卷，第188页。

④ 同上书，第3卷，第402页。

以清除贫富悬殊的不合理现象。如果说马克思曾经把康德的法权学说称之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①，那么费希特的法权学说就意味着这一理论的最高发展，这就是说，它是1793年马拉、罗伯斯庇尔的激进雅各宾派革命专政的德国理论，同那些反对采取实际行动的思想家的英雄主义幻想比起来，费希特这种社会理想带有更实际的特征，其回避现实的态度更少。

在谈到费希特的著作和哲学时，我们绝不能忘记他的个性，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人们将选择哪一种哲学，这就要看他是哪一种人，因为一个哲学体系不是一个人们可以随意放弃或接受的死用具，反之，一个哲学体系因占有这个哲学体系的人的精神而充满生气。一个天性萎缩的或是由于精神的奴役、博学的奢侈与虚荣弄得萎缩了和歪曲了的性格，将永远不能把自己提高到唯心论的程度”^②。费希特哲学不仅产生于他那时正在发酵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而且也依赖于他个人的鲜明性格，这种突出的个性在他的著作中打下了不可忽视的烙印。他不是一个天性萎缩和懦弱无能的个人，而是一个永远充满生气和活力的不断向外进行扩张和斗争的精神主体，对于他来说，碌碌无为和停滞不前就等于自取灭亡，唯有行动，行动，再行动才是一切。因为他自己在无限制的活动追求中体验到外界只是一种对抗物，所以他在《知识学》里把意识的作用解释为无休止的活动，而把外在世界仅理解为达到活动目的的材料和场所。他的登峰造极的直到君临一切的顽强固执的

① 马克思：《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00—101页。

② 费希特：《知识学》，导论，第一篇，见《费希特全集》，1971年，德文版，第1卷，第434页。

意志，曾经使海涅把他比作拿破仑，说他们两人“都代表着这个伟大的严酷的自我，在这个自我之中，思想和行动是统一的，而他们两人各自构成的庞大建筑，表明了一个巨大的意志”^①。这种比较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费希特自己的要求，因为他自己就曾经虚幻地过高估计了纯粹思想的力量，试图以改变人们意识的办法去改造他的时代的社会状况，因此他的哲学的命运就如同拿破仑帝国一样，最后也因这个意志的无限扩张而终于坍塌了。但是尽管这样，正如海涅所指出的，“思想家们仍受到由费希特提出的思想的鼓舞，他的言论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即便全部先验唯心论是一种迷妄，但在费希特的著作中仍然还有着一种高傲的独立性，一种对自由的爱，一种大丈夫气概；而这些，特别对于青年，是起着有益的影响的。费希特的自我和他那不屈不挠、顽强、钢铁一般的性格是相一致的。关于这样一个全能的自我的学说也许只能从这样一种性格中生长出来，而且这样一种性格生根在这样一个学说之中，必定会更加不屈不挠，更加顽强，更加像钢铁一般坚强”^②。

费希特后期在反抗拿破仑侵略战争中所表现出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可以说是这个更加不屈不挠、更加顽强、更加像钢铁一般坚强的个性的卓越例证。费希特本是热情赞扬法国革命，盼望法国民族有一天能取得最大优势，在欧洲实行彻底变革的，但是，当拿破仑背叛了法国革命，将侵略的铁蹄踏上了德国的国土时，费希特立即以那同样火一般的爱国主义激情投入了反拿破仑战争

① 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第119页。

② 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第119页。

的爱国宣传，他要以其“知识学”来唤醒德意志民族的良心意识，高度地激发他们保卫祖国抗击外敌的爱国热情，他要用“一个德国著述家那由正直心灵所支配的最后一支笔”^①著文，让每一个德国人认清敌人的侵略本质，认清正义和真理在德意志这边，以鼓舞人们勇敢地拿起武器去参加战斗。他甚至面对敌人的刀枪，在大庭广众之下毫不畏惧地做了对德意志民族的爱国讲演，并说，假如他因演讲而死，那么，他的家庭、他的儿子就会因有了一个为国殉难的父亲而无上光荣。最后，他终因长期劳累奔波而禁不住传染病的袭击，在全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走完了他短暂而曲折的人生旅程。

对于费希特，我们绝不能像对待其他哲学家那样，按照僵死的理论框架去冷静系统地分析他的体系，对于他来说，那样一种脱离生活和行动的抽象哲学体系是毫无意义的。费希特自己就曾经明确告诫我们，他的哲学的入口在某种意义上是绝对不可理解的，因为它不能用理智来解释，而只能凭直观去把握。他写道：“我想告诉人们的是一些既不能言传，又不能意会，而只能被直观的东西；我所说的，无非只是引导读者，使他具有一种直观的渴望。谁想研究我的著作，那么我劝告他，放弃那些词句，只需去找寻他在何处加入我的直观行列。”^②对于费希特来说，一种真正的哲学就在于它是行动的指导，或者更正确地说，它是正在进行的行动，“不仅要认识，而且要按照认识而行动，这就是您的使命”^③。因此，

① 《费希特书信选》，第265页。

② 《费希特书信选》，曼·布尔编，莱比锡，1986年，第161页。

③ 费希特：《人的使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8页。

作为记录费希特个人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的书信集在这方面就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通过费希特的个人经历生动具体而历史地重现费希特的观念，也就是说，通过费希特在人生途中所走过的旅程来表现他的哲学的性质和意义。

本书收录了费希特自一七七五年至一八一二年的书信一百封，大致包括费希特生活三个主要时期：青年漫游时期、耶拿时期和柏林时期。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费希特这些书信的历史背景，我们附上了费希特生平和著作年表。另外，为了使读者能更深刻地理解费希特哲学的性质和意义，我们在附录中还收录了费希特一些重要论文片段，并且我想建议读者参看拙著《费希特：行动的呐喊》，它与本书可以自成姊妹篇。

这里我要感谢前民主德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曼·布尔（M. Buhr）教授，尽管他现在已寂寞去世多年，但正是他当年寄赠了由他编辑出版的《费希特书信选》德文版，促使我们有兴趣于翻译此书。另外，我也要感谢译林出版社与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使此书列入“汉译经典”丛书问世。

最后，我想引用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A.W.Schlegel）的一段话作为本引言的结束语：“正直的费希特真正为我们所有人而斗争，如果他失败了，那么焚烧异教徒的柴堆又会重新来到我们近旁。”

洪汉鼎

2011年 于北京怡斋

目 录

引 言 / 1

第一部分 青年漫游时期 (1775—1794) / 1

(1) 致父亲 / 5

(2) 致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佩梭尔德 / 7

(3) 致约翰娜·拉恩 / 10

(4) 致约翰娜·拉恩 / 16

(5) 致约翰娜·拉恩 / 19

(6) 致约翰娜·拉恩 / 20

(7) 致约翰娜·拉恩 / 22

(8) 致约翰娜·拉恩 / 23

(9) 致约翰娜·拉恩 / 26

(10) 致拉瓦特 / 29

(11) 致父母 / 30

(12) 致冯·波尔格斯杜夫〔草稿〕 / 32

(13) 致冯·波尔格斯杜夫〔草稿〕 / 35

(14) 致约翰纳斯·托伯勒〔草稿〕 / 37

(15) 致第特里希·冯·密尔铁兹〔草稿〕 / 39

- (16) 致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魏斯宏 / 40
- (17) 致约翰娜·拉恩 / 42
- (18) 致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魏斯宏 / 49
- (19) 致弟弟哥特海尔夫 / 52
- (20) 致 K.G. 苏塔格 / 57
- (21) 致文策尔 / 59
- (22) 致伊曼努尔·康德 / 60
- (23) 致伊曼努尔·康德 / 62
- (24) 致父母 / 68
- (25) 致伊曼努尔·康德 / 69
- (26) 致伊曼努尔·康德 / 72
- (27) 致伊曼努尔·康德 / 74
- (28) 致特奥多尔·冯·舍恩 / 77
- (29) 致伊曼努尔·康德 / 78
- (30) 致约翰娜·拉恩 / 79
- (31) 致伊曼努尔·康德 / 81
- (32) 致克罗普斯托克 / 83
- (33) 致伊曼努尔·康德 / 84
- (34) 致弗里德里希·伊曼努尔·尼特海默尔 / 87

第二部分 耶拿时期 (1794—1799) / 89

- (35) 致伊曼努尔·康德 / 94
- (36) 致约翰·沃尔夫冈·歌德 / 96

- (37) 致约翰·沃尔夫冈·歌德 / 98
- (38) 致约翰·沃尔夫冈·歌德 / 103
- (39) 致伊曼努尔·康德 / 104
- (40) 致克里斯蒂安·哥特劳·福格特 / 106
- (41) 致克里斯蒂安·哥特劳·福格特 / 111
- (42) 致弗里德里希·席勒 / 114
- (43) 致克里斯蒂安·哥特劳·福格特 / 116
- (44) 致〔耶恩斯·伊曼努尔·巴格森?〕〔草稿〕 / 121
- (45) 致卡尔·莱昂哈特·赖因霍尔德 / 124
- (46) 致妻子 / 132
- (47) 致弗里德里希·席勒 / 134
- (48) 致弗里德里希·席勒 / 136
- (49) 致弗里德里希·席勒 / 137
- (50) 致卡尔·莱昂哈特·赖因霍尔德 / 144
- (51) 致弗里德里希·亨利希·雅可比 / 150
- (52) 致特奥多尔·冯·舍恩 / 153
- (53) 致约翰·埃里希·冯·贝格尔 / 156
- (54) 致卡尔·莱昂哈特·赖因霍尔德 / 158
- (55) 致伊曼努尔·康德 / 165
- (56) 致弗兰茨·威廉·容 / 167
- (57) 致弗兰茨·威廉·容 / 170
- (58) 致约翰·弗里德里希·科塔 / 173
- (59) 致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 / 175

- (60) 致约翰·恩斯特·克里斯蒂安·施密特 / 177
- (61) 致克里斯蒂安·哥特劳·福格特 / 179
- (62) 致克里斯蒂安·哥特劳·福格特 / 183
- (63) 致卡尔·莱昂哈特·赖因霍尔德 / 185
- (64) 致弗兰茨·威廉·容 / 191
- (65) 致卡尔·莱昂哈特·赖因霍尔德 / 194
- (66) 致弗兰茨·威廉·容 / 204

第三部分 柏林时期 (1799—1812) / 206

- (67) 致妻子 / 210
- (68) 致弗里德里希·谢林 / 213
- (69) 致弗里德里希·谢林 / 215
- (70) 致弗里德里希·谢林 / 219
- (71) 致卡尔·莱昂哈特·赖因霍尔德 / 221
- (72) 致妻子 / 227
- (73) 致妻子 / 229
- (74) 致弗里德里希·谢林 / 231
- (75) 致卡尔·莱昂哈特·赖因霍尔德 / 233
- (76) 致卡尔·莱昂哈特·赖因霍尔德 / 240
- (77) 致弗里德里希·谢林 / 245
- (78) 致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 / 247
- (79) 致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 / 249
- (80) 致卡尔·莱昂哈特·赖因霍尔德 / 253

- (81) 致弗里德里希·席勒 / 258
- (82) 致弗里德里希·谢林 / 261
- (83) 致约翰·巴普提斯特·沙德 / 265
- (84) 致弗里德里希·席勒 / 267
- (85) 致皇家内阁 / 270
- (86) 致弗里德里希·亨利希·雅可比 / 272
- (87) 致〔保罗·约瑟夫?〕阿皮亚 / 275
- (88) 致弗里德里希·亨利希·雅可比 / 280
- (89) 致〔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伯格〕 / 282
- (90) 致卡尔·弗拉海尔·阿尔坦施泰因 / 284
- (91) 致卡尔·弗拉海尔·阿尔坦施泰因 / 287
- (92) 致卡尔·弗里德里希·冯·拜麦 / 290
- (93) 致卡尔·弗里德里希·冯·拜麦 / 294
- (94) 致卡尔·弗里德里希·冯·拜麦 / 296
- (95) 致最高当局 / 300
- (96) 致父亲 / 302
- (97) 致教育当局 / 304
- (98) 致西斯伯爵 / 305
- (99) 致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卡特尔 / 307
- (100) 致尤里乌斯·爱杜阿德·赫希格 / 309

附录 / 311

- (1) 日记：一个不眠之夜的浮想 / 311

(2) 日记：拜访康德 / 315

(3) 向欧洲各国君主索回他们迄今还在压制的思想自由 / 319

(4) 为纠正公众对法国革命的判断进一言 / 327

(5) 封闭的商业国 / 345

费希特生平和著作年表 / 390

费希特书目 / 394

后 记 / 398